



爱心暑托班叫好还需多磨

师资待强、安全需细，公益初心盼社会共托

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
实习生 徐一白

启动于2014年的上海爱心暑托班，是市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暑期托管服务，累计已吸纳40多万名孩子参加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家长的后顾之忧。

连日来，记者前往一些暑托班实地探访，“举办者用心、孩子玩得开心、家长普遍放心”已是全社会的共识。而在暑托班的管理者、志愿者看来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一个全市性的实项目，还需社会各界在师资选配、课程配送、场地安排、扩大名额等方面共同出力，把暑托班的爱心送进更多家庭。

延安初级中学长宁区校区位于中山公园住宅圈的核心位置，是举办暑托班的理想地方。“延安初级中学已承办了多个爱心暑托班项目，给了我们很强大的后勤保障支持。”暑托班点位负责人、上海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大三学生曹隽怡说，暑托班分两期，一期是7月7日至25日，二期是7月28日至8月15日，各开3个班，每班30人。每个班要配备5名大学生和2名高中生，也就是7个志愿者负责管理30个孩子，每一期要有21名志愿者上岗。所以，从这几年的办班情况来看，志愿者的需求量很大。



■ 延安初级中学长宁区校区暑托班孩子跟着老师练身体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师资需要专门培训

在普陀区的江宁学校暑托点，每周志愿者轮班时会收到一份“注意事项清单”，那是上一周处理突发情况后的经验结晶。“有的孩子对老师抵触，却愿意听大学生志愿者的话；有的孩子情绪激动时，需要特别的方式安抚。”老师们说，面对这些，光有爱心不够，还得有共情力和应变力。

课程设计也让志愿者、学校和街道颇费心思。除了市、区、街镇三级配送的科技实验、围棋象棋等活动，非遗文化深度体验

是长寿路街道爱心暑托班的亮点。沪语童谣课上，孩子们对比普通话与沪语版《哪吒》片段，在笑声中学方言；竹丝编、皮影戏等手作课，孩子们用指尖触摸传统文化。“课程协调反而是简单的，难的是观察孩子的状态，”一位志愿者说，“尽管不是自己学校的学生，但谁今天没精神，谁不愿参与活动，都得找出背后的原因，及时和家长沟通。做暑托班，随时可能冒出新问题，但看到孩子们的笑脸，就觉得值得。”

记者从一些高校获悉，大学生志愿者是从校内招募的，上岗前都经过了区一级的授课培训和办班点的培训。但从办班效果来看，总感觉在培训的时间、内容等方面还有所欠缺。建议有全市统一的培训教材、视频，让志愿者上岗“手势”练得更到位，最好还要有岗前的实操培训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是高中生志愿者的流动性很大。据多个点位的负责人介绍，因为这部分志愿者以“打卡”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主，他们本身也是孩子，所以，让他们当“小老师”，更要进行专门的培训。

安全保障事无巨细

各办班点不仅志愿者数量庞大，保安力量也是配齐配足的。毛文倩是上海向阳花青年公益社的项目助理，也是暑托班点位的负责人。她说：“我的任务是在长宁区的仙霞、新华、虹桥、周家桥4个街道的4个点位巡回，3个办在中学里，1个办在小学里。你看，在各个点位的走廊里，都有一名驻点保安全天巡逻呢。”

“热水龙头必须上锁，孩子们只能喝温水；志愿者陪孩子上厕所，要在门口等候；墙上的公示纸少了一张，第一时间就发现。”经过了第一期的暑托班“试点运行”，江

宁学校爱心暑托班的老师们对安全细节的把控，早已融入日常。作为今年长寿路街道暑托班的承办方，学校从硬件到管理织起了严密的防护网。“承办后才明白，看似简单的开放场地，背后是无数安全细节的叠加。”暑托班负责人、江宁学校的杨明辉老师说道。在安保力量上，校门口每天有4名工作人员值守——学校出两人、教育局与团区委各配一人，早上警方还会额外值守半小时。“最怕的是孩子磕磕碰碰。”杨明辉说，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，暑托班设立了班主任群，任何突发情况都会第一时间在群

内沟通，从极端天气的应对预案到孩子衣物潮湿的提醒，事无巨细。

一方面是保安的“严防死守”，另一方面是孩子们的“足不出教室”，这也是现在暑托班的现状。暑托班是不安排户外体育活动的，酷暑是一个原因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安全保障无法得到充分落实。体育活动需要专职体育教师带领，还需要现场保护、伤害急救等配套措施的完全到位，显然这些都是目前的暑托班所无法做到的。

还有的家长提出建议，能否为每个孩子配一个折叠躺椅供午睡用。现在暑托班是“一室多用”，既当教室又当餐厅，午睡就是趴在课桌上，空调开得足容易感冒，空调温度高一些，孩子们又睡不安稳。

统筹考虑运营成本

每到暑假，很多社会培训机构也会办暑托班来抢一杯羹，收费是比较贵的，半个月一期，收费有的高达5000元。与政府主导的爱心暑托班不同，机构办的多为暑假课程班，以学为主，而爱心暑托班则是以托管、照看为主。

家长杨女士为读二年级的孩子在7月里报了个机构暑假班，她说：“爷爷奶奶负责每天的接送，要坐两站地铁，最烦的是我一边上班一边还要记着为孩子点外卖，规定上午11时要送到。因为机构暑托一般是没有餐饮资质的，所以把午餐任务派给了家长。有老师从10时半开始在门口等外卖，孩子们11时下课吃午饭。每天我还要想着翻花样，总

不能天天吃炸鸡吧。”
餐饮安全同样是重中之重。今年，爱心暑托班的冰箱新增了安全锁，午餐留样全程受控，发放餐食的志愿者必须持有健康证。市场监管所会定期上门，对餐食温度、配菜卫生等进行检测。

“你看我们一周的菜单，都是提前向家长公布的。午餐是两个大荤、一个小荤、一个时蔬，还有主食和汤品。上周安排的10个大荤分别是红烧牛肉、肉糜蒸蛋、盐焗鸡腿、糖醋小排、滑炒鱼片、酱烧鸭腿、樱花果木烤翅、糖醋桂花肉、素鸡烧肉、香脆藕夹。主食也会翻花样，米饭、扬州炒饭、咸肉菜饭轮着吃。”毛文倩说，爱心暑托班(15天)的收费从开办以来10多年没有调整过，一直是每期收

600元，爱心寒假班(10天)一期收400元，其中包括了午餐、点心费等，下午会在课间为孩子们提供蛋糕、面包、水果、饮品等。同时，每个办班点要为孩子们购买保险，要设立卫生角，备好创可贴、餐巾纸、垃圾袋等。所以说爱心暑托真是符合民心的实项目。

“低收费是不是一定要一成不变？”“长此以往，低成本运营会不会影响到爱心暑托班的品质？”……有业内人士表示，爱心暑托班需建立政策支持长效机制。以近两年开始实施的暑托班延时看护为例，从政策层面上说，是参照了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的通行做法，但是不是一定要照搬到暑托班？家长下午4点钟不来接，就让孩子在暑托班里待到5点，再不行就待到6点，公益服务的边界在一次次被突破，这个矛盾又该如何破解？

“好课”应该更多共享

在由上海阳光天使公益发展中心承接的爱心暑托班里，每个班会配一名班主任。中心主任许菊英介绍，分散在徐汇、闵行8个街道办班点位的30多名班主任，都有教师资格证。家住浦东的薄老师在一所高中任教，每天要赶到徐汇区康健街道的康宁科技实验小学做班主任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，每年都到爱心暑托班当志愿者，当了专职教师后还不忘暑假干志愿者的“老本行”，而且今年还把自己学校的几名高中生也带来一同做志愿者了。

没有学科教育，但每天的活动内容还是丰富的。许菊英说：“很多动手类、科技类活动课是孩子们最喜欢的。由区里配送的课程里居然还有沪语课，也很受小朋友的欢迎。今年第二期的暑托班，新排的课表又加了手语课，教孩子们简单的哑语手势，便于将来在需要的时候更好地为聋哑人服务，孩子们学得特别认真。”

在长宁区，除了常见的围棋、科普讲座、科技类活动课，还有中医萌趣堂、小小金融家等课程。徐汇、闵行等区配送的课程，也注重原创和特

色，例如斜土街道配送的戏剧课、虹梅街道让辖区内企业开发的课程都很“叫座”。

35人一班，混龄编组，要让来自不同学校的1至5年岁的孩子聚在一起、相互融合，绝不是开设几门唱唱跳跳的课那么简单。暑托班的班主任需要在几天内摸清每个孩子的脾气。不少班主任坦言，应对孩子的多元需求，远比课程安排更具挑战性。

爱心暑托班里的“好课”越来越多，但有家长表示，有时看到朋友圈里其他区、街道推出的课程会很“眼馋”。是否可以通过视频录像或流动“跑课”等途径，让优质的课程实现共享呢？还有的志愿者提出，由于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年年上暑托班，而且选择的点位又是相对固定的，对他们来说每年的课程特色希望要有新鲜感，其实，区与区之间也不妨建立课程交换渠道，在全市层面让原创的特色课程“流通”起来。



■ 孩子们在暑托班兴致勃勃地做游戏